

衣文具。花果珍羞奇異之物。歲有所益。若刻絲累漆之屬。自浙宋以來。其藝久廢。今皆精妙。人性愈巧。而物產愈多。至於人材輩出。尤為冠絕。作者專尚古文。書必篆隸。駸駸兩漢之域。下逮唐宋。未之或先。此固氣運使然。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。人生見此。亦何幸哉。

遼邸紀聞

錢希言

江陵
里中王老人。嘗為余談遼邸事。津津不休。故江陵相未第時。極為遼王所眷。甫釋褐。還鄉謁王。王置酒款洽。遇之甚優。嘗從酒次更衣。訝江陵綵色稍敝。默然久之。私戒尚衣宮監陳曉。與工程其短長。出繪錦製袍二襲。紗縠稱是。篝燈夜成。日走騎奴遺之。江陵不知也。酒醒衣至。試之不失尺寸。驚喜過望。趣起叩頌。謝王曰。瑣瑣何煩主臣。未幾而江陵入掌國史。權炙手矣。日夜思齋齋王。而未有間。嘗以書抵所知者云。荆國主終不可留。尋禍作。嗟乎。解衣衣我。我悖之不祥。且丞相寧能為石人耶。十年間。小山蘭坂。鞠為草萊。東閣平津。亦廢為車廡。斯非天道好還歟。不然。何報施之疾也。

開中古今錄

黃溥言

五更頭
宋太祖建隆庚申。受禪後。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。命宮中轉六更。方鼓嚴鳴鐘。太祖之意。恐有不軌之徒。竊發於五更之時。故終宋之世。六更轉於宮中。然後鳴鐘。殊不省庚更同音也。至理宗景定元年。歷五庚申。越十七年。庚申。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。到元朝延祐七年。庚申。而至正帝生。帝乃宋少帝趙顯子。詳見稷錄。大明兵入燕都。遁去。當時人只呼庚申帝。觀劉尚賓集。庚申帝大事記是也。後方號順帝云。由此觀之。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。益信數之不爽。

奉化應方伯

奉化應方伯履平。登洪武庚辰進士。除授福建德化知縣。三年。考滿。吏部試論一篇。文雖優。而貌頗侏儒。不得列。乃題詩部門之前云。為官不用好文章。只要鬚鬢及胖長。更有一般堪笑處。衣裳粗得硬綳綳。末不書姓名。闈者以此呈家宰。家宰曰。此必應知縣也。取其文覽之。果高。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。越三年。出為常德知府。又

三年。陞貴州按察使。仕終雲南左布政使。然一詩之感。動於人。而家宰亦知過能改。皆可以示後。故錄之。

綵雪亭雜言

敖英

鄺子元

同寮鄺子元。由翰林補外。十餘年矣。不得賜環。嘗侘傺無聊。遂成心疾。每疾作。輒昏憤如夢。或發謔語。有時不作。無異平時。成曰。真空寺有老僧。不用符藥。能治心疾。子元往叩之。老僧曰。相公貴恙。起於煩惱。煩惱生於妄想。夫妄想之來。其幾有三。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。悲歡離合。及種種閒情。此是過去妄想也。或事到眼前。可以順應。却乃畏首畏尾。三番四復。猶豫不決。此是現在妄想也。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。皆如其願。或期望功成名遂。告老歸田。或期望子孫登庸。以繼書香。與夫一切不可不成。不可必得之事。此是未來妄想也。三者妄想。忽然而生。忽然而滅。禪家謂之幻心。能照見其妄。而斬斷念頭。禪家謂之覺心。故曰。不患念起。惟患覺遲。此心若同太虛。煩惱何處安脚。又曰。相公貴恙。必原於水火不交。何以故。凡溺愛治容。而使色荒。禪家謂之外感。

之欲。夜深枕上。思得治容。或成宵寐之變。禪家謂之內生之欲。二者之欲。綢繆染著。皆銷耗元精。若能離之。則腎水自然滋生。可以上交於心。至若思索文字。忘其寢食。禪家謂之理障。經綸職業。不告劬勤。禪家謂之事障。二者之障。雖非人欲。亦損性靈。若能遺之。則心火不至上炎。可以下交於腎。故曰。塵不相緣。根無所偶。返流全一。六用不行。又曰。苦海無邊。回頭是岸。子元如其言。乃獨處一室。掃空萬緣。靜坐月餘。心疾如失。予在泮臺。聞子元道其詳。且曰。禪說可治心疾。吾輩姑取節焉可也。

兼葭堂雜鈔

陸楫

遼菴楊公

嘉靖己丑。遼菴楊公為首相。上倚注甚切。時議禮諸公。受知於上。相繼登樞。要尚書霍文敏公。輅時為詹事。忌公尤切。特疏劾公。上大怒。削秩賜罷。文敏猶欲根蔓公。門下士一網打盡。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。受恩最久。凡家盡公保護。如子弟。公在相位。援育入文華殿。供事。以書寫資勞。例得受京職。時亦以公黨與。恐遭斥逐。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。呈於文敏。以求自解。不意數